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錢唐張應昌學

○書天王 闕文不書天三 貶不書天辨 省文但書王三 孔子加天於王辨 誤書天子一

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 穀梁疏成八年引賈逵

儀禮傳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王朝之史但稱王故尚書王不稱天此侯國之史故稱天王 吳澄纂言

天王之名非孔子創立也周官司服爲天王斬衰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曰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國語亦稱天王則周人舊有是稱明矣 方苞直解○按舊說天王之號獨見于春秋以有僭王號者故以天加王示其尊不可上顧亭林亦謂書天王以吳楚徐越僭王故加天別之按戴記所述皆三代盛時典禮非因春秋列國僭擬爲表異之詞也 張尚瑗左傳折諸

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杜預以爲王者通稱非也以爲闕文理或然矣以爲去天示貶者失之春秋不書天者惟莊元年王使榮叔

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會葬而已先儒則曰春秋王必稱天以履者天位行者天道所賞天命所刑天討桓公弒簒而王不能誅反錫之命成風妾母而王歸含賵會葬成其為夫人使妾並嫡二事最大故去天示貶謂其不能奉天也只因拘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說夫春秋為尊王而作也而乃貶天王乎且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得禮乎歸成風含賵會葬固為非禮歸惠公仲子之賵獨非妾母乎而皆王不去天何也呂大圭或問莊元年

啖氏助謂王不能法天行道故去天以貶信斯言也則孔子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號僭亦甚矣黃仲炎通說莊元年

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謂王不頒朔或謂桓無王或謂元年書王正桓之罪二年書王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皆王以正桓之終也不知聖人據舊史作春秋其大義昭如日星豈屑

削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億度起紛紛之論哉此傳寫闕誤後世不敢增耳夫桓之簒弑固無王矣宣與桓無異何以復書王桓既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爲正桓之罪三年不書王反不正王耶二年書王爲正宋督之罪如翬慶父楚商臣等何以皆不書王於前去王於後以正之耶至若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妄誕穿鑿之尤者爲此說者由於不解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爲一義正月自爲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爲褒貶義在於事而不在年月日時之間則無此病矣程端學或問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於桓之篇於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其論以爲桓弑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爲貶王則春秋弑父弑君天王皆不能討曷爲獨貶於桓如以爲貶桓則於天王何

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桓之無王有月史文闕誤也惠士奇春秋說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命胡傳本啖氏謂王不稱天寵篡賊也夫桓立而書公楚商臣齊商人弑君俱書子書侯文九年書楚子文十年書齊侯何獨貶及天王耶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賵王使召伯來會葬胡傳亦曰不稱天譏王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則王不稱天夫均一賵妾母之失也忽歸獄於使者忽貶及於天王聖人作經示後世不宜使人眩惑如是則以爲闕文得之黃永年南莊類稿

周室既卑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穀梁云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十一公之元年無罪書王公羊無此說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非傳意王引之經義述聞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程子經說○繫

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尊王卽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 御纂直解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又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不稱天省文耳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胡傳曰王奪鄭政怒其不朝而伐之非天討也故不稱天張氏洽曰王以小忿伐鄭而大姦大惡乃屢聘焉故不稱天皆鑿說也朱子嘗云春秋直書其事善惡自見不以一字爲褒貶若以書王稱天始爲天討則下賵魯惠之妾下聘魯桓之賊非天命天討矣而皆以天稱何

耶且春秋所書公朝於王所其義本責魯而不責王亦不書天何耶程端學或問○不能命諸侯討罪而以諸侯之師自伐之書伐而譏自著也仲尼何敢削天于王也徐學謨春秋億○書從王自是立文宜如此增一天字便不順如稱王師不可云天王師也泥于去天爲貶之說遂舍鄭伯滔天之罪有臣而責君悖舛滋甚顧棟高大事表偶筆○稱王便文也以事繫王成辭也王人王師王所亦如之高詩然釋經○鄭伯不朝王伐之非過也繻葛之戰王師敗績矣及王肩鄭伯之惡不可貰矣胡傳以王不討宋督憤怒興師爲王罪去天示貶舍臣責君大義安在此說經者之悖也牛運震傳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不書天者脫之孫復尊王發微○啖氏謂寵篡弑以黷三綱去天示貶則桓之四年五年八年王來聘非寵篡逆黷三綱乎何以皆書天王也夫春秋書事卽見罪豈必以去天為貶哉黃仲炎通說

僖二十八年夏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不書天省文程端學或問○省文與桓五年伐鄭同顧棟高大事表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不書天脫簡也非貶吳澂纂言○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與宰咺歸仲子之賵一例耳何以彼不去天示貶或曰於前宰書名則王不貶自見於後王不稱天則榮叔不貶自見此約陳傅良語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歸成風之含賵會葬罪在天王而不

在榮叔召伯乎其不通明矣呂大圭或問叅○毛說見書曾夫人門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天王王者通稱杜注○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通稱也胡傳○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又曰告嗣天子王矣王與天子兼言非以天子爲卑王爲尊也汪克寬纂疏○啖氏曰文誤是也蓋天子天王雖同然二百四十年中書天王三十有二惟此稱子故知誤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本程端學說○俞氏皐曰天子當作天王賜當作錫皆文誤也啖氏曰二傳不知文誤妄生穿鑿又闕文篇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于王城

未逾年不稱天王劉敞傳○稱王示當立也稱名在喪也曰王猛見居尊得正又別乎諸王子也胡傳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

公羊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按公羊義謂著有天子可也高氏發明之謂未三年疑不得稱王非也葉氏辨之故節取○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天下諸侯在喪有自稱之名有臣子稱之之名傳于毛伯來求金言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而未稱王也故其說以爲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然此其自稱而已經于魯君踰年書即位未有不稱公者傳亦有踰年稱公之論則天子未三年豈有不稱王者哉毛伯求金不言使者自天子言之敬王居于狄泉言天王者自臣子言之兩者固不同也葉夢得公羊傳讞

○穀梁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按天王者天下之王豈以居而名哉又穀梁傳辨 ○稱天王者既葬已逾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已踰年則稱王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 ○敬王始立遽稱天王者距景王已踰年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得亂之也高閌集注 ○猛居于皇敬王居于狄泉一也未踰年不稱天王一年無二王也既踰年稱天王曠年不可無王也姚舜牧疑問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王樵輯傳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書成周畿與列國等辨爲非其所辨 書王所

公羊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

以衆大之辭言之桓九年公穀

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于人京大師衆也梁文九年同

故曰京師蔡邕獨斷○夏爲夏邑商爲商邑周爲京師白虎通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孫復尊王發微昭三十年

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爲成周商民居焉汪克寬纂疏宣十六年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文九年春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周今之洛陽范甯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夏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諸侯擅興兵大會于京師界之大者詳書之以著其惡高閌集注

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武王克商營雒邑遷九鼎尙未有都城至周公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郟鄏今河南城也桓二年傳杜注○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

毛氏辨之見地名門○陳氏家氏說見書天王出入門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洛陽杜注○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毛氏辨之見地名門

○漢河南縣卽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所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寬纂疏引呂祖謙○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成周而居吳澂纂言○成周在王城之東故萇宏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汪克寬纂疏○入于成周者蓋敬王去郟鄏之都而遷於成周云爾紓成周非舊都無堅城可衛故三十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

二年城之其曰成周不曰京師者何也不言成周則疑爲郟鄏矣黃仲炎通說○敬王嘗居翟泉矣今書曰京師則不知其爲成周歟翟泉歟故書成周以紀其實俞皐釋義○愚按黃氏俞氏說是也孫氏覺汪氏克寬謂聖人以周室衰微同於列國敬王失地同於諸侯故曰成周而不曰京師非也○按左傳及杜注十月入成周十二月入王城至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李廉會通○狄泉成周皆京師也故地以別之若書入于京師不唯無以別王城且疑狄泉爲畿外邑矣而狄泉書居時在城外故也高斟然程經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敬王自王城徙都成周因城之書成周紀實也張洽集注○敬王入成周卽徙都於此遠劉單惡黨之在王城也成周旣城後遂謂之京師高攀龍孔義○胡傳謂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爲地名與列國等者非也京師者春秋所謂王城

者也卽河南郟鄏之地武王遷鼎周公營以爲都成周者洛陽也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者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杜氏謂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也夫京師無定所王之所都卽爲京師河南郟鄏前日之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晉人執曹伯歸之於京師是也成周洛陽今日之京師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今書成周以別其非前日之京師翁注困或問學○城築當以地舉城王都曰城成周與城楚丘城夷儀不言城衛城邢同趙汸屬辭卷十五○平王東遷以王城爲都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旣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卽成周也若于此卽曰城京師則嫌于城王城矣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不曰城京師別于城也而京師衆

大之稱非地名城築例書地邱郱杞城國都曰國亦地也春秋書魯事不目國而城國都曰西郛曰中城亦以方別之是足以徵矣胡氏以爲書成周與列國等吾不知春秋何以尊周如此之速誣聖害道莫此爲甚高澍然釋經　○洪氏說見書王室亂門

定元年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城則曰成周執人則曰京師何也城成周著其地也執于京師示執人於天子之側也郝懿行說畧　○汪氏以爲不曰執于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其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列國無自尊之實非也如書城京師則似就王城增修之不見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之實矣如書執仲幾于成周則不足以正執大夫于天子之側之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乃本亂者其言王室讒國本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胡傳〇書曰密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爲言猶王家也黄仲炎通說〇一家之内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書王室亂著禍起于所常居之地汪克寛纂疏〇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張洽集註〇王室亂家不齊之極也家既不齊其何以治國平天下哉程端學本義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左晉侯作王宫于踐土〇公羊曰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趙氏曰稱王所即王之所在耳無他義致天子之說不足信程端學三傳辨疑〇姜氏辨穀梁見朝王門〇不地所以尊天子

也四海之內皆王所也詩曰自天子所王師之所趙鵬飛經筌○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王言所而公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爲家無適而非所也李廉會通莊二十三年○王所居之地曰王所常辭也覲禮云伯父女順命於王所是已以言所爲非其所者非也百年以來未見之曠典聖人所爲歡欣鼓舞大書特書之豈暇憂其道途宮室之未修供給調度之未備乎朱朝瑛畧記○非朝于京師非覲于方嶽而天王實在其所則不得不書王所春秋因之而其失自見蓋天王不自尊則天王之失也晉侯不率諸侯朝于京師則晉侯之失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所者王居之稱攷工記載祭侯之辭曰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鄭注屬猶朝會也吉日篇曰天子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傳云朝于廟禮也

于外非禮也按天子巡守有朝方岳之禮則朝王正也毛奇齡傳惠棟九經古義參○臣于君惟其所在而朝覲焉公穀非其所之論不與致天子之論皆非俞汝言平義補程傳○穀梁謂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胡氏曰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按巡守朝于方岳固禮經也道出侯國禮無不覲安得云非其所非禮也徐廷垣管窺○王所者謂王在踐土也前書盟于踐土後書朝于王所則王在踐土明矣左傳無召王之事公羊以為不與致天子非也牛運震傳

○書錫命以九錫為錫命辨晉錫命辨賜錫分二義辨貶桓文不書辨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錫命非正也莊元年文元年同

魯僖公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加命者也而獨不書者合禮則常事不書僖之見于頌固禮之所得賜而不書也桓文成之書皆禮所不宜有也葉夢得攷莊元年

書錫命三錫桓公寵篡弑也文成之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錫命之亦非正也見王室失禮也李廉會通 莊元年

周制王命諸侯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未聞遣使就國錫命也蔡仲之命因封國命之旅獒命因來朝命之文侯之命因有功命之春秋天子不能正禮制就其國賜之命如莊十六年命曲沃伯僖十一年賜晉惠命文元年毛伯錫命則因即位而錫之莊二十七年賜齊桓命則因有功而錫之襄十四年賜齊靈命則求后于齊以私恩而錫之成八年召伯賜命乃即位之久而後錫之莊元年錫桓公命昭七年追命衛襄又既沒而後錫之惟僖二十八年晉文獻俘策命爲晉侯受命而王之下勞又甚于遣使矣汪克寬纂疏 莊元年文元年參

追錫桓公者莊王也錫文公命者襄王也錫成公命者簡王也襄昭而後無錫命而傳載襄十四年靈王賜齊侯命昭七年衛告喪于周

且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追命襄公他國猶有其事趙汸屬辭卷五

齊桓晉文晉悼衛襄齊環之錫命不書詳內而略外也謂聖人貶桓文之功而削之非也顧棟高大事表偶筆○書錫命三皆誌僭賞也最失禮者莫如虢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綱紀從此大壞其餘如成簡公返命衛襄劉定公賜齊侯命皆僭賞之尤者又刑賞表

詩韓侯受命王親命之蓋喪畢入覲而錫也至春秋有歿後追命者有立數年命者有未畢喪命者而是禮亡矣高澍然釋經成八年○以上論春秋錫命

公羊云命者加服按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以無衣爲辭則王錫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錫晉惠公命受玉惰則又有玉也賜玉使執而朝覲以合瑞賜服以表尊卑若薨後追命止襃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孔疏莊元年

大宗伯九儀之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

則六命受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公羊注引禮緯九錫與周禮九命異能安民賜車馬能富民賜衣服能和民賜樂則民衆多賜朱戶能進善賜納陛能退惡賜虎賁能誅有罪賜鈇鉞能征不順賜弓矢孝道備賜秬鬯此是有功特賜不關九命之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宰孔賜齊侯以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以大輅戎輅彤弓鈇鉞秬鬯虎賁則古者策命之典不過如此但何休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文元年胡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車馬衮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取禮及詩爲證分爲三事然詩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錫命有命辭有命物或兼有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兼有命辭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

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襃美是也莊元年穀梁疏
叅李廉會通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而不言大國蓋冕三公之服也其出封加一命卷賜上公九命之服所謂有加則賜者大國也自三公推之卿六命其出封為侯伯則毳冕加鷩冕七命之服大夫四命其出封為子男則希冕加毳冕五命之服猶三公之加衮此禮言出封之賜者也春秋諸侯固已出封矣始即位而天王各賜之以所應服之服謂之賜命其曰賜命者蓋加之以非所應服之服而不進其爵何以知之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九命作伯上公之服也然文公猶稱侯而不言公其爵未之有加也蓋所謂命者服也非爵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蓋有爵之命大宗伯所謂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者也有服之命典命所謂諸侯之五儀諸臣

之五等之命而其事則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者也葉夢得春秋考莊元年襄十四年靈王賜齊侯命昭七年景王追命衛襄公專命以辭也僖二十八年襄王冊命晉侯兼命以服物也方苞直解莊元年僖十一年傳賜晉侯命受玉惰命謂策命周禮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典命云侯伯七命王謂命圭古禮諸侯薨遣圭見白虎通崩薨篇策命新君仍賜之沈彤春秋左傳小疏○愚按江氏羣經補義謂錫之介圭始封之事若一諸侯嗣位賜一圭恐玉府不能給疑杜注爲非蓋未攷古有君薨還圭之禮也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菽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喪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韠而采菽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既受爵命得服赤韍也然則未受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歟路車乘馬元衮及黼卽覲禮賜侯氏者又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以時來見非有

解息紓緩之心天子是以賜予之韓弈乃韓侯入覲其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太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盍賜謚必有誄辭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蓋賜謚讀誄歟莊元年錫桓公命公穀以為加服恩謂死而加服乃襚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祭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是也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遙使以命之者 惠士奇 春秋說

穀梁疏科何休以九錫為九命之謬是也經言錫桓公命命字當如

周禮魯本七命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是有功特賜既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爲賜未有一時具全如魏晉篡臣之爲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非傳意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豈有如禮緯所列者哉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何休引九錫禮見公羊莊元年○以上考錫命禮制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注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穀梁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賜之策書若昭七年追命衛襄之比杜注孔疏○衛襄之殁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書之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家鉉翁詳說○襄十四年靈王將昏於齊使劉定公錫齊侯命

則此錫桓公命亦因命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先君爾非禮也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追錫以寵之尤非禮也汪克寬纂疏○王者褒有德賞有功十二公惟桓罪大天王之錫曷為來哉章如愚山堂考索○錫命之禮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言命傳言服也上公九命大國七命小國五命孔廣森公羊通義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同上○諸侯卽位賜以命圭合瑞為信杜注○杜氏謂錫以命圭公羊謂賜以命服以傳載晉惠受玉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請命詩咏子衣安吉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其義始備李廉會通○諸侯終喪入見有錫歲時來朝有錫能敵王愾有錫黻冕圭璧因終喪入見而錫之者

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黻因歲時來朝而錫之者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敵愾獻功而錫之者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是已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見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胡傳○命爲諸侯也諸侯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既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劉敞傳○諸侯不命于天子不成爲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爲君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卽命之非禮矣高閌集註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岷隱曰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愚按魯不請命天子反賜命

而爵又不往拜倒置一至於此黃震日鈔○成公即位九年未嘗一修朝禮獻功則槩乎未有聞也甚至王葬不會王喪不奔當加黜削之刑反遣來賜之命王靈不振至於此乎王元杰讞義○成公未嘗朝覲天子又無功德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傲也春秋書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是後益微弱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沈棐比事○杜氏以爲緩然諸侯久不朝矣而王尚賜此此正告朔餼羊有志者所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緩也乎毛奇齡傳○此簡書原是錫字胡傳本誤作賜字反將左傳本俱改作賜字而以錫爲別出字謬矣毛奇齡簡書刊誤○賜錫音近古文賜作錫易訟卦錫之鞶帶釋文錫星歷反又星自反師卦王三錫命鄭本作賜書禹貢納錫史記作入賜錫土姓作賜土姓則本一字也然古器物

欵識多作錫則從公穀亦得趙坦春秋異文箋　○愚按劉氏意林據禮
記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以爲此賜命是也因謂
錫命者世世相襲賜命者服過其爵彰于身者也雖典核有據
然此字當從公穀作錫是左經誤無庸立新義也

○尊王書法踐土諱會天王辨　踐土不書天王下勞辨　狩河陽爲王諱又爲晉解辨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變文以著君臣大分也
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而經不書諸
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
列會爲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
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不當擅興列國之師亦止以列會爲文
也三國書從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存大君無敵之體而

鄭罪自不可掩矣此一經特筆 汪克寬纂疏 ○餘見王師書法門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

見王世子不同盟門○春秋之作爲尊王也周衰諸侯跋扈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左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冬會于溫晉侯

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穀梁曰于踐土于溫皆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罪大矣可得諱乎劉敞權衡○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伸天王之尊也伸天王之尊所以罪晉文之不臣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左氏特載聖意見孔子改史之義以明其他多用舊文也葉氏適說見朱彝尊經義考卷百六十九○文公負霸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非所以正天下故削其可書者書之以示天下大訓張治集注○晉文不朝京師廟獻楚俘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之主甚矣會溫以襄王自狩爲文者黜强侯而尊天子也孫復尊王發微○曰召曰使乃左氏課文以顯經義非史策成言也史策直書不過曰天王會諸侯于河陽而已晉侯負其盟功

僖烈不朝王而致天子於會書曰王會諸侯則徒章上替未損下陵非尊王之道也正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則天威赫然臨於下土有不可以强弱論者而晉侯蓋世之功微矣土以尊天子下以全晉侯而責王賤伯之意溢于辭表趙汸屬辭特筆以王名篇○據左傳是晉侯作王宮于踐土以俟天子而與諸侯先為盟耳而穀梁謂王亦會盟誤矣蓋諸侯盟是一事王以巡狩而出臨諸侯策命又是一事故兩言朝王所也書公朝于王所著尊王之義也書會溫在狩河陽之上則諸侯會與天王狩是兩事穀梁謂會天王又誤矣湛若水正傳○胡傳引啖助說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特書狩河陽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見春秋忠恕夫諸侯見天子雖强大而恭順亦何嫌之有晉文之不

朝非自嫌也憚於入覲而將假王寵以誘諸侯也春秋書法既存君體亦以起問者見事情而晉文之罪自著矣從啖說則跋扈之臣恃强脅主孰非忠者而乃曲筆以順其情是春秋爲亂臣賊子文過也害義孰甚陸粲胡傳辨疑○公穀諸儒謂踐土之會天王下勞王子虎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葢諸儒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會其說稽之經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未歸也踐土鄭地王尙居此何謂下勞久考首止葵邱之會王世子宰周公皆與春秋不諱而獨于王子虎諱之耶此晉文既獻楚俘合諸侯而謀納王也朱睦㮮諸傳辨疑○按此與黃氏日鈔說合黃說見晉楚爭盟門○自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衰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惟襄王二十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王會諸侯于河陽葢百餘年莫能行之禮也惠士奇說○天子巡守有

朝諸侯之禮故尚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惠棟九經古義○左氏公羊皆以狩爲時田而後儒多指爲巡狩按古者巡狩朝會諸侯每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張尚瑗左傳折諸○溫卽河陽也春秋書于溫于河陽兩地不相蒙若會自會而狩自狩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溫與河陽識者既知爲一地而二百四十二年中王狩惟此獨書且上書會下書朝則晉侯之召隱然言外矣特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萬斯大隨筆○竹書紀年云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則晉史舊文亦當如竹書所紀而春秋革之也郝懿行說畧○愚按不書下勞去其實以全名胡文定張元德汪德輔諸人之說

也汪氏又云踐土于溫皆先行朝禮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以全天子當尊之名統天下常尊之實按于溫先朝後會傳無明文踐土則傳本不足據劉原父程積齋辨此傳見王臣不與盟門紀實當信經也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聖人之法不與其以卑及尊故先京師而後晉也孫覺經解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何休注鑿造意也○穀梁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書如京師自京師志諸侯猶能稟命于王也周家盛時諸侯皆旅朝京師或因巡守而朝于方岳之下及其衰有過闕不下者矣卽倡義尊王若桓文之盛不能率諸侯一朝於周而晉文爲宮踐土屈天王而朝焉今

晉厲朝而請命與天子之老偕行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示稟王命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春秋存周之意也家鉉翁詳說○書如京師遂會伐秦則成公之罪無逃而君臣之法愈正也晉侯實召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惟其無禮故以禮正之孫覺經解○僖公朝王所爲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爲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心也然書法皆正其名焉汪克寬纂疏○上書公如京師曷不卽言遂會伐秦而又曰公自京師何歟蓋公因道出王畿而朝本非專朝春秋以朝王之禮不專不可以訓故正其辭曰公如京師而又曰公自京師者若因朝而會伐不因會伐而朝所以示尊君之義徐庭垣管窺○其言自京師者何諸侯不敢過天子也公會晉伐秦也其以伐秦爲遂事者不使伐秦重於朝王又以見伐秦者晉命非王命也

牛運震傳○諸儒謂春秋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以存人臣之禮者不然也春秋正以遂會伐秦著如京師之非本意也蓋三月如京師五月會伐秦中間兩月使以如京師爲一事會伐爲一事是猶若以朝王爲事者故聖人獨書公自京師四字以著公之如京師爲會伐秦而往若不書公自京師四字後人讀之疑於中間兩月或既歸而又會伐則公有朝王之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氏說本劉原父高抑崇張元德三說見書朝王門與主公穀諸儒異而更得微旨要之存人臣之禮固是尊王之義著如京師之非本意亦是尊王之心蓋存其禮正其名與著其非本意理本一貫也○書公自京師以見諸侯皆會於京師也使書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遂會諸侯伐秦則諸侯不會於京師之辭矣不書遂會則疑朝王與會伐爲兩事矣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畧參

○書王室之亂 子頹事詳不書辨 狄師不書辨 襄王書出辨 書以罪劉單辨 諱襄王用

王室三大亂史有詳有畧蓋舊史以魯與其事則詳之不與其事則畧之也子頹之亂惠王之定不書以虢鄭主之而魯不與也襄王之入叔帶之討不書以晉主之而魯不與也子朝之亂備書於册以叔鞅方有事於京師而其後魯與戍周城成周之役也惠王之出王命至魯臧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故書於册暨厥後魯不勤王故畧之不錄其入蓋王室懿親莫重于魯有禍亂與能不能救而他國有功則魯人恥之不書于册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首尾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 方苞通論參直解及高閌然釋經傳二十四年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舊史所無夫子不得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復國王子虎居守此鑿空之論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

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書成周書顧炎武日知錄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昵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產禍者王室變亂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立帶雖賴小白主伯定其位而小白既沒卒不免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莽暨晉文紹伯王始克歸然則牽房闈之私情移社稷之深患者實惠王啟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王以賓起之請欲廢猛立朝及景王卽世子朝作亂盤結黨與交兵攘奪者五年五年之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單之賢戡定禍患而王室始安然則徇嬖倖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啟其端也夫敬王乘變亂之

際劉單輔相權不在已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爲倚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强斷以大義而徼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奈何狥匹夫之孝牽母后之愛不能防於未難之前制于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慾卒致傲弟再入而身遂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襄王醞釀之也 沈棐比事

春秋所書皆亂迹也然以亂書者惟兩見而已一曰成宋亂亂之始也一曰王室亂亂之極也始焉以諸侯之亂望治於王猶可言也繼焉以王室之亂待救於諸侯不可言也 朱朝瑛畧記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張洽集注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見書狄門○又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不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罪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惠王可謂喪七鬯矣葉夢得傳○趙氏王氏顧氏辨貶王書出說見書天王出門○襄王果使狄伐鄭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豈止曰狄伐鄭哉況伐鄭而復依鄭亦無是理程端學三傳辨疑○不書王師以狄伐鄭或是狄自伐鄭汪氏以為諱襄王之用狄非也不諱出居而諱相狄耶張自超宗朱辨義○王出狄師伐鄭則不宜反依鄭豈頹叔桃子險黨叔帶以鄭為王所暱倚先啟狄伐之耶方苞直解○頹叔桃子叔帶

私臣請滑伐鄭二事皆叔帶使二子爲之朱氏睦㮤曰二子叛王爲叔帶謀是也姜氏炳璋讀左補義○子穨之亂鄭伯勤王執燕伯入王城得子穨五大夫殺之定天王之位而周不告命鄭伯旣卒虢亦隨亡魯史不記經無從書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莊二十一年而諸儒曲求不書之故鑿矣又○齊桓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叔帶卒召戎伐周而齊不問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爲之請吾不知桓何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進兵以伐天子入王城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旋如此也苟且小補無當於王道也又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

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劉子如劉單子亡奔於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職而殺之）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太子天下之本太子之位正則嫡庶之分明爭亂之源塞矣猛以嫡當繼王不正其位朝以庶怙寵王不制其失以

至亂作書王室亂明亂自景王爲之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猛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王室衰微猶未至亂聖人每扶而尊之王敗于鄭而曰蔡衛陳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於茅戎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家諸子爭立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悼周之不復興且罪諸侯之不一救也高閌集注○春秋周室三亂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盟世子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納王而王室安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待敬王時哉然則書王室亂者憫周室微弱歎桓文不作也戴溪講義

○禍莫大于牽閫門之愛壞室家之法晉獻以嬖故殺適立庶

亂晉者數世齊桓以嬖故五子爭立亂齊者亦數世景王愛庶以致亂作書云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其以室言治亂安危皆由內始未有身正而家不齊家齊而國不治天下不平者也書王室亂所以示家法不立風化不正爲人君溺嬖縱欲狥私斁倫之戒且見諸侯莫有勤王叔鞅目擊其亂而不之圖魯罪其首也洪咨夔春秋說○惠襄之世王室有鄭虢之親齊晉之輔雖亂而未底于亂也悼敬之世王僅守府齊鄭外攜魯微晉替其亂乃極于亂也書曰王室亂傷周之不王也傷天下之無王也宋無名氏通義○書王室亂不書京師亂京師天下之辭也王室一家之辭也寵孽並適亂自內作非繇外也魯昭二十九年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定公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亂本其絕乎乃僭亂之亂姑猶之處窮谷之敗莊宮之朝傳詳記之終敬

王世周亦何嘗治哉張溥列國論○子壽早世儲位未定王猛以次當立子朝庶孽有寵凡百王臣各思擁立附子猛者劉蚠單旗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尹固毛得召盈原伯魯諸人也晉人納猛亂庶遂已乃王猛忽卒毋弟敬王嗣立子朝所未甘心也於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東西二王分峙其國南北列侯各疑其君迨黃父一會乃納王敬王之立一年而即出出四年而入入五年而滅其亂階何莫非景王之所貽也春秋痛而詳書而首則志之曰王室亂馬驌左傳事緯○子積之亂不書子帶之亂書天王出不言亂以惠襄御極已久雖有頹帶奸王之位順逆自明王室未嘗亂也至于景王嫡庶無辨干戈競起東西二王莫知適主畿甸之內流血盈尸此乃大亂而禍由景王所致故于葬景王書王室亂也徐庭垣管窺○不日京師曰王室者京師統臣

民言則疑為外變王室專懿親言則知為內變而子朝爭立之迹劉單靖亂之功可得其本末矣高澍然釋經

又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

壬伐京毀其西南○上書王室亂此書劉單以王猛居皇又書王猛不書王子猛是劉單以亂之故而擁立當立之子㑹得其正也因亂而以猛居皇又能以入王城其居皇也非劉單之罪則其入王城不可不以爲劉單之功文定責劉單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然則諸侯失國大夫謀納其君皆非正乎此書劉子單子下書尹氏毛伯召伯以著劉單之正尹氏毛召之不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稱晉荀躒帥戎兵納王于王城經不書晉納而書劉單以者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單子使王子處守之則王之入王城實一于以之晉不過以師從王入耳故不書晉納葉酉究遺○單子告急天子出居晉欲勤王而全軍不發君及上卿不行但使籍談荀躒坐視王師之大敗陸渾伺知前驅亦以晉不救而敗安在其爲勤王乎故本晉納王而經歸功於劉單

也宋劉原父胡文定評書以字責二子檀權擬以霍光驂乘非其倫矣斯時從亂蜂起羣情惶惑非劉單出其死力繫九鼎於一綫則大事已去書以者深嘉二子重錄其功也末段悼王既崩敬王即位云館於子旅氏則此時救患眞急於水火而晉既觀望不前王師畏懦不進迨晉取前城而王師遂敢伐京可知前此劉單之敗晉救不力也傳寫單子極出色用樊齊之謀誅八羣奪悼王於平時盟百工焚郛肸於王城遣使如晉告急而伐百工伐東圉劉蚡崎嶇以佐單子而勢乃不孤 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左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二師王師晉師也 癸卯郊鄩潰 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 子朝敗故 庚戌還 晉師還

○案左傳去年冬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

師納王于王城此始書晉人圍郊郊者近畿之地子朝據之晉爲王討而圍之此王事也而春秋書辭若此何哉蓋是時王猛死敬王立中外未知立之當否晉師在郊莫有爲王致力者子朝乘之而入是秋敬王有狄泉之出書晉人圍郊譏用師之不力也家鉉翁詳說○書辭之略何也此春秋意也亂踰年矣晉爲盟主不能糾合諸侯同討乃以微者僅圍一邑何足以爲義乎正其罪則過諸侯勤王之意書其功則非諸侯奬王室之義微其罪而略其功予奪之意深矣戴溪講義○觀于晉之圍郊書法甚畧則知春秋不予晉人之能救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趙汸曰亂未弭而告閔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涖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則前此觀望可知朱鶴齡讀左日鈔○汪氏說見書圍門

又　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丙戌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書天王居于狄泉正尊位黜簒逆示天下以正也且罪諸侯也諸侯若無問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示非天下所立非周所立一人所立也且罪尹氏也爲周世卿不輔以正逆奸天位怙亂以終也宋無名氏通義○高氏說見書天王門○陳氏說見書王子門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等九國大夫于黃父

左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以王猛之無寵單劉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一會十國無異議焉知邪不勝正矣胡傳○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冬晉使籍談

師師納王猛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郊鄩潰而師還至二十四年年乃涖問周故越一年而會黃父又越一年周告急而出師何其緩也胡銓春秋解○景王崩王室亂非小變也晉視則同姓尊則方伯不率諸侯勤王待告急而後遣將列國拱視未嘗號召敵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尤非小變也又不汲汲奔問官守徐遣士景伯涖問曲直之故又趙明年乃不得已爲會使非子太叔有以發范獻子之機猶未徵會也十國既會宜激揚義氣鼓行直前而方且令輸粟具戍期以明年納王苟知當納何待來年致天子蒙塵閱數年未定視乃祖文侯修扞于艱得無愧乎洪咨夔春秋說○謀王室大事也諸侯莫至僅合大夫謀之且又緩期異於桓文之盟首止以定太子誅叔帶以定襄王之舉矣葉酉究遺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侯伯主盟不能卽安定之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若以納王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汪克寬纂疏引李璡○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言王位已定尹氏所立非正也至是書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一入一出辨內外明正篡矣始書王室亂著亂之始至此書入著亂之平家鉉翁詳說○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成周者以子朝倚尹氏爲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傳云王子

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季本私考

又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見上○先書入成周後書奔楚天子反正罪人服也汪克寬纂疏引王沿○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舉毛召者明罪在尹氏先誅逆首後治其徒孫復尊王發微○餘見王子出奔門世卿門方說見書以門

昭三十二年冬會城成周

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隱六年傳二十八年獻捷之類戍之不書據傳十三年十四年

傳　城之不書二十四年城郟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非常也陳傅良後傳

○平王東遷居王城敬王徙成周是再遷矣晚而爲東西周則又遷矣當平王之遷晉文侯實扞王于艱惠襄之難文公猶能繼乃祖之業然視文侯不侔矣今成周之役晉大夫專之南而以令列國大夫世變愈下事益可歎戴溪講義○城成周說者以爲

善列國非也王室之亂在昭公二十二年踰年而晉有圍郊之師四年而晉有黃父之會及城成周閱十年矣有怠慢若此而謂之尊王勤王者乎天王入成周無一字及晉納王見春秋之深責晉顧奎光隨筆○諸侯勤王大夫任役衰世之盛事也傳體經義提出天子曰三字儼然周室盛時詔命敬王爲成周始遷之君劉單爲之佐居危思安比之農夫望歲想見君臣憂勞俱有怵惕維厲之心焉晉人私議則曰天子實云其告於王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則周室聲靈人心猶繫而彌年令役事事加詳尤見非徒辭命之恪恭也東周何不可爲哉此夫子惓惓於行周道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求諸侯莫如勤王子犯之言霸者之事也不如城之後弗與知范獻之論小人之心也又按傳定六年天王避儋翩之亂居于姑蕕明年劉單以晉師

納王皆不見于經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則舊史無其文也方苞直解○愚按方說是也家氏詳說云惠王子頹之難不書爲王諱也襄王子帶之難書天王出不書入悼敬二王以子朝之亂再出再入詳記之且曰王室亂詳其亂形已兆猶幸其出而能入也至敬王儋翩之亂再出遂不復書益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自振而屢書也其說曲生意議

○春秋王迹經傳所紀顧氏王迹拾遺表詳列之此編已以經所筆者入各門茲不再列各條止采總論

書止於文侯之命而春秋起于平王末年其誥命不足紀而後託于紀事之史乎且文侯之命之存於書已非灝灝之舊矣天子命諸侯曰伯父叔父可也顧父義和而字呼之得無降尊貶重乎考其語不惟褻天王威重而且開諸侯僭端是猶初年之命顧己若此迨夫末年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而祭伯之來非有王命陵夷之勢遂至於此故書之文侯之命見帝王而下世變風移將降而爲春秋戰國也春秋起于平王末年見帝王以來風聲氣習不復返於春秋之

世也噫周書終而春秋始其猶黍離降爲風歟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詩亡然後春秋作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簒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晉霸未嘗無詩蓋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歟王應麟困學紀聞

詩亡解者但謂雅亡雅者朝會之樂孟子言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古者巡守陳詩觀民風自巡守絕跡無復陳詩之事不足以著民風善惡然後因魯史載諸國行事焦竑筆乘

胡氏謂詩亡者雅亡也余謂風詩多春秋事詩亡蓋合風雅言之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株林澤陂則風亡于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

於檜之卒章曰傷天下無王於曹之卒章曰傷天下無伯蓋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風雅俱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惠周惕詩說

春秋作于雅亡之後詩之所終春秋之所始隱之所始平王之所終

按幽王之難在魯孝公末年迫惠公初年周旣東矣春秋不作于孝惠時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存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文侯扞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蕘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立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束楚之譏末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賵諸侯之妾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賻鄭莊爲卿士用舍不公至其怨王奪政乃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王綱解紐委靡不振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託始于隱傷周室之陵遲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其爲東

周乎此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之意也程公說分紀天王篇後論

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莊僖之際尙有二霸爲之扶持禮文猶足以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文宣以後二霸既遠周室之衰尤甚是以春秋書來聘止于宣公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錫命止于成公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來求止于文公自文以後天子雖求之諸侯亦弗與也沈棐比事

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王命方伯討之嗣位有未立王命卿士定之兄弟甚閒之變有大臣爲之鋤治王都城築之役有大臣爲之服勤內而三事大夫外而列國諸侯莫不聽命于王權所以獨尊也東周不競權勢寖微征討之事扶救之功或主於諸侯或主於伯主或出於大夫類借力於人以紓難隱桓之間天子雖微猶有諸侯從王侵伐者其後諸侯益强蔑視周室幸二伯繼

與託名尊周可以倚重至昭定之世中國無伯諸侯失權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圍郊之役成周之功歸於列國之卿衰弱甚矣沈棐比事

隱公之世王章概有存者號鄭爭政而鄭莊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爲重也石厚欲定州吁朝陳請覲猶以王覲爲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衞郕名以不會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之城未衆也無駭卒請族則世官之敝未遠也魯鄭易田閱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敢縣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難於滅國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典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夫隱公之元距東遷四十九年矣王章廢墜可見者猶若是況東遷之初乎惜乎王之無志也呂祖謙東萊別集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之初文侯武公心在王室故諸夏未見篡滅之事統紀猶未盡散也至平王二十六年曲沃封而晉難萌二十

八年莊公嗣而鄭厲起馴至平王之末則晉不能自保鄭且包禍心王室孤危而無與立故自入春秋巡守朝覲會同無一見焉王師再出見挫王使下聘禮樂征伐無一自天子出篡弑攘奪所以接跡此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公不始於惠公也 方苞通論

周之衰也諸侯不睦大臣不和骨肉不協總出天子之無政也春秋十有二王而崩而不赴者三大臣之顯者十餘族而或奔或亡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而王子之為亂者六 馬驌左傳事緯

東遷政教不行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鄭伯虢公為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而進爵滕薛杞本列侯而降爵列國之卿猶請命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𠭁遏王朝曲沃以

支子纂宗赫然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
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且交質矣
曲沃之役不惟無功日後萌贊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
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奬纂弒三綱盡矣
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
河內之股實悉畀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
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陵夷衰微至此豈朝夕之故哉惠
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齊家有闕政本不
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强暴若襄王
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强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
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跅䟤之馬其難哉顧棟高大事表
桓王親將伐鄭三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

諸侯黨衛朔伐黔牟王人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晉厲伐鄭假王命以制楚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猶故也僖公朝襄王非其地然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朝簡王於京師志在會伐然不可謂非愈於加胥如楚也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儆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入于成周晉定覬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襄二十六年傳載韓起聘周事此類是霸者尊王實事自齊桓官受方物以來晉伯踵之定其職貢代輸之周雖至晉平昏惰趙氏偷惰猶使韓起獻時事不可謂非衰周幸事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王臣屢聘固失體至不以聘爲重而不聘且不得比于諸侯矣魯君屢朝固非制至不以朝爲重而每見反且不得比于諸臣矣猶之諸侯專征爲無王至劉單屢在行間王臣且爲諸侯役矣大夫專征爲

無君至定哀屢親侵代君且爲臣役矣此積重之勢也高澍然釋 經昭二年

隱七年呂氏九年胡氏孫氏經解趙氏屬辭說見王使聘魯總論

○周魯交際

東遷後于同姓異姓諸侯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禬禮未嘗廢顧諸侯事天子禮反闕焉苟失禮於王室雖父母之邦不諱也朱綵亘集 春秋論

天王於魯錫命歸賵含賵會葬求賻求車求金皆以非禮書若王臣聘魯魯朝聘於王則禮也禮則常事也而不削何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傎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焉益傎也君不朝而臣聘則伉也聘列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天王出而公就朝非其所也會伐而道如京師非其事也若削之轉疑於得禮而不書矣隱桓間王亟加禮而無一報僖文以後魯卿始有聘周之文何也此覘魯之邦交而知之矣公朝於齊晉則間得報聘宋衛之聘則交相報薛滕邾杞來朝則未

有以聘報者尠之覩周盍不得僣於宋衛也至晉文以勤王屬諸侯故王使再來而魯應時以報焉晉文歿則不復然矣莊僖之閒王臣不聘魯者幾六十年論者以爲齊桓明禁之功非也王臣下聘禮也非禁之所宜及也蓋莊僖之閒王室多難未遑外事耳 方苞通論

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所謂閒問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爲始自五歲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省而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至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至春秋而天王不巡守存頫省之禮皆不行

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惠士奇春秋說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之來聘七錫命三歸脤一賵葬四來求三魯君臣之朝聘于周八會葬于周四綜其事論之得失可見也宰咺歸賵失禮祭伯私交東遷之首王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平王崩而魯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於魯求車求賻而入朝之使無聞桓公之不臣也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人僅一往會逮及僖王惠王三十年間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於是絕而不書雖祭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會無一介之使奔走京師春秋綱紀久弛天下不知其非又何獨責魯哉襄王春秋賢王僖公春秋賢君僖之事襄也從齊桓以定位從晉文以復王兩朝王所恪守臣禮襄之於僖也生則周公報朝死則叔服會葬錫命其子賵葬其親上下有禮爲

春秋所希見意霸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子之大桓王之於魯
又何周詳無缺也頃王之立女栗有會是後十有八年歷匡王定王
周魯使絕至宣公九年仲孫聘周王使季子往聘甚王使下徵獻子
始至非宣公志也公屢朝齊而不朝王奔齊喪而不奔王喪遣卿會
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且身爲篡逆九伐未加而王聘下答無王之
悲至此極也魯成即位朝貢不修簡王忽來錫命春秋譏之越三年
而以伐秦之役道過京師靈王享國二十餘年僅有叔豹一至景王
之崩叔鞅雖來會葬其後敬王即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相存問
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其君又焉知有天子耶然自召
伯錫命以及石尙歸脤之歲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稍矣古
者諸侯有朝王有巡守歲時交聘吉凶告赴所以存紀綱篤親親也
魯諸公之朝齊晉楚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列國五十

有六而聘周僅五吾讀隱桓之春秋悲王命之日衰讀襄昭之春秋哀王命之日惰周之衰也何日之有馬驌左傳事緯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使至魯惟隱桓文三世爲勤隱之世四桓之世四文之世五餘九公五而莊元年猶爲桓至也使至之勤則有所求也於隱求賻於桓求車於文求金此王室所以卑諸侯所以恣也方苞通論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宰咺歸仲子之賵隱公不奔平王之喪王室不能舉政刑而乃下求列國入春秋三年間書周室四事而人亡政熄已具見張洽集注○書求賻上下之失道並見穀梁云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是也湛若水正傳○餘見天王崩葬門○方氏說見上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聘隱者二無一介之使如京師答天王之勤也趙鵬飛經筌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說見王使聘魯門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逆賊不能誅而再聘焉天王失道甚矣湛若水正傳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說見王使聘魯門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說見書求門天王崩葬門方氏說見上隱元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見王姬下嫁門

又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汪氏說見書錫命門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說見天王崩葬門總論及本條下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說見朝王門總論及本條下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僖之事襄王從齊桓首止以定位從晉文踐土以復王王之德魯豈後齊晉王以牧伯之事命桓文於魯僖則周公報朝叔服會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過下以禮厚

矣張溥列國論○餘見王使聘魯門內大夫如京師門書遂門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說見天下會葬門○十二公獨會葬僖襄王感其輔齊桓定已位也旣會葬其身又錫命其子私心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京師

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說見天王歸賵門○二張氏說見上僖三十文元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文公時君命已不行于大夫敖無足怪魯君戲蔑視周王安能使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沈棐比事○餘見內大夫如京師門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高氏陳氏說見書求門方氏說見上隱元

又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說見天王崩葬門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于年春葬匡王

見天王崩葬門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說見内大夫如京師門○前魯數公未有先施而聘京師者蔑之行猶爲能尊天王然即位九年始行又屢如齊以朝而于天王則不朝而聘固知春秋書此非以美之也諸儒每以春秋不書魯之朝聘京師疑于常事不書如此年之聘亦未有事故而書則知二百四十年魯之加禮于天王寥寥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王人復報聘葢自晉襄既亡雖秉禮如魯亦不復朝戴天子矣此孔子所以進桓文與何焯讀書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說見王使聘魯門

成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畀不會已高閌集注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夏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諸說見朝京師門書遂門○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皆重賄之是時陵替已甚待諸侯之臣若此則諸侯可知當時局景豈特下堂而已顧奎光隨筆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傳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按魯自宣七年蔑如京師後不聘

王者四十餘年矣至是而豹如京師者蓋因齊爲王城鄭故欲假王寵以釋齊怨也葉酉究遺

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不會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說見天王崩葬門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是時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機也奈何孔子方以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李廉會通○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尙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

蓋傷周而歎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周魯之交止此天子之在者惟

祭與號歸賑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王樵輯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終